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五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記十九

紀事

盜記 羅洪先

里有二人居者盜十餘人夜踰垣拔其肩揚、入室取
貨器二人覺而逐之盜為四方音以自混若官府虛喝
然者曰咄敢作聲、出死吾手下二人驚走升屋號曰
盜滿吾室矣鄰舍聞之大譟出群盜方逃余鄉極淳厚

厚有保伍約三四十年無劫掠事間有狗鼠行者不過
穴壁探囊聞人聲急外走惟恐踪跡及之故竊盜必不
以聲以聲相撼自今始於乎不已怪乎彼豈見世以四
方音虛唱者萬一有漁獵其間乎昔乘人虛而今不掩
其實乎黨與板緣之者衆即無敢與敵乎審若是、吾
鄉見窈于淳厚也其久而盜固有化之者矣今虛唱者
衣冠其都吾黨之士且以四方音媚焉遠近望之有如
神明不可測乃今為盜所窺盜亦大黠矣哉雖然使聞
譟不善逃則其虛唱寔自敗嘻亦險矣為吾黨者其慎

為四方音

割圃記 羅洪先

癸卯冬余為芸館西南有圃出彭氏以墓其祖敏敬而
復售之李、以償余明年冬將垣之彭請改墓而病于
匱余悲之曰古之王者掩骼非獨布惠亦以哀吾同類
也惟蓋之義至于犬馬盡然况人乎且彼昔主圃者圃
不期其他適也今之為物主者尺寸而較之表衛而疆
之契約而籍之曰無使有侵軼哉至其蕩而他適也固
不出于所患而出于所遺之人彭之子孫是矣彼以身

明文海 卷三十五 二
託其地而子孫旦夕居守之非若蓄長物也然且不自
保而再易主況其勢遠踪疎取盈而務廣者乎吾既為
彼悲又因以悲世人也向使非其人免于水火焉溝
壑焉不然則踐蹂而鋤治焉又不然據所售而垣焉縱
不去其故遺歲時觴酒豆内且壙之禮子孫不得而享
也不得享則于心必重割苟挈尋丈而損之所損者圃
耳視輕重何什百也然不聞有豫待之者不已忍乎吾
又幸易主之未再也古之言曰死則擇不食之地塋我
其達焉者固如此是以賤其身而身存遠于利而利久

不昵榮勢不居貴奇不示人以可欲不據人之必爭自
不及于難然彼無知不可語此矣非後人之鑒哉于是
割墓地垣外俾其子孫主之其傍不可畦必免于他適
復為記識後人無與彼爭而思所患焉即吾之遺矣

戰馬記 羅洪先

王夔齋公禎濟陽公孫也濟陽死靖難公死賊獲贈于
朝任一子廣吉水稱忠義家莫過之至其戰馬事有足
為世戒者始公以太學生除夔州府通判總五月會荆
襄賊和尚流劫入夔焚巫山縣治是時同知蘓州王公

受牒捕賊性柔怯而險猾故託疾不敢出一兵公忿
面數之曰汝食朝廷祿所主何事忍委赤子餓虎口耶
即代勒所部民兵晝夜行至則巫山已破賊方聚山中
索擊之殺渠桀三十三人餘盡遁乃行縣撫傷殘招潰
散久乃得歸居三日賊復劫屬邑大昌公促王王又不
行而瞿塘衛指揮曹能柴成兩人與王素党結避禍多
方詭詞庇之且激公曰公誠為國家出氣力肯慨然復
行乎公即應聲曹柴兩人故酌酒賀更許以身相翼寔
為脫王計公即日勒民兵夾曹柴兩人赴之與賊夾水

陣已而揮民兵畢渡趣戰曹柴望走公陷圍中自寅入
申人馬疲誤入淖田不得脫賊欲降之公大奮罵賊怒
以刀斷其喉及右臂墮淖中馬逸去成化丙戌五月九
日也始公赴大昌道宿木商家商故新淦人且稔知賊
不敵不敢言是日將歸有物嘯于山者商驚祝曰為王
公耶果爾當三嘯止如其言商密與家人負箬往尋亂
尸見衣白紗半臂者公也載箬上令不深沒自死所至
府三百餘里馬奔歸府門闔長嘶隄其肩若告急狀守
者納之血淋漓毛鬣盡赤衆始駭公已死而賊犹不解

後死之二十五日子廣始隨木商往殮之面如生不以暑腐然貧甚不能歸盡售行李與馬為資而王意在馬不償直竟徒手得之櫬既行距殮之二十五日夜且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莖豆不為止王疑秣者給已自起視櫬馬驟前啣其項不釋口久乃得脫復奮首擣胸仆之地不省人翼日嘔血歎升死賊既平有司正功罪曹柴亦被誅嗚呼自昔相傳義馬事不一二皆言臨難能相濟也若夫辨讐怨微隱間切齒碎膚期在死報即在人猶且難之豈公忠義之氣通于鬼神有使之然哉

哉彼欺人不見中以機既得自全復利其所有此其計至深秘也然卒不可逃若此世嘗言至靈者人畜之至賤宜莫大馬若也銜轡所制鞭策所驅固有衣冠介冑所不逮者至于施報反覆巧發間直奇崛變怪反出于貴賤靈蠢之外是孰為之主而一不少錯嗚呼可不畏哉可不戒哉公志狀載此事不盡情寔公之孫奎嘗灑涕言之余疑未信後十餘年始得寔為之記而奎死已久則投奎之子植用補狀志之畧且藉以告世人

曉江漁者記 王慎中

江潭大澤之畔緇帷杏壇之林皆有人焉顛白眉龐杖
拏鼓柁而見為業漁三閭大夫之貞尼丘孔子之聖僅
足以發人之一盼而問之躊躇高視俎而後答若以一
賢一聖者為未足與語其放且傲如彼、所謂顏曠淳
野沒于眇莽遙蕩之遊惟其鈎餌之知而鱸魴之索倫
類不可得而拘詩書不可得而詔者耶然其出而見于
澤畔林中蓋非大夫之所訪孔子之所欲而彼微示其
迹以啓其端又非其偶然遇而相遭者說之既竟而其
意見矣乃始泯形狀聲而去欲質其姓名與其居舍之

所止而卒不可得吾又不敢逆處其為治鈎餌而謀鱸
魴之獲者之人也嗚呼彼且被髮龜手而老于風波之
上荻葦之間其果何為者耶吾既不得見其人而見所
謂曉江漁者吾之于漁者蓋往訪而求之而後得見也
于是有可傳道之姓名而有可蹤跡之居舍矣漁者之
於魚足未嘗履舟手未嘗操楫而終日未嘗得魚也吾
以有罪黜于時猶不能忘其憤常抱直被廢而正見疑
之慙不知所以自釋然後進而求于孔子之道誦說詩
書蹈習禮樂以自苦勵而休其不平之怨以此其陋使

其逢澤畔林中之人當不足以辱其一眄而何問之可得漁者方且以詩書禮樂之言強聒而博喻之惟恐吾誦說之不勤蹈習之不固而其感于廢興之由理亂之故往、扣舷感歌聲薄林莽有餘悲者使吾始悅而中疑焉漁者其犹未足以方于澤畔林中之人歟胡為使吾得求其姓氏訪其居舍而與吾言之多且盡如此嗟乎此漁者之所以為漁者也歟無方之為有方者語無當焉則驚遁焉則感漁者之為吾言固當亦如是而止爾他日吾又訪焉而其室已虛、為不可得見悵然

如有望忽然值于非意之頃禮之而不容叩之而不應刺船而逝使吾惘然若失而卒不得所聞則吾其幾矣吾未可以行乎江潭之濱坐乎緇帷之林而反以疑漁者不足與澤畔林間之見者比吾猶如此而何怪乎昏守者之舉以漁者為漁是則雖不舟楫之事罟網之為而以漁自著其號盖有所存矣彼其姓名非徒後將不得傳而世且莫之為意而吾獨得而知之故為之記

胡賢棺記唐順之

書傭胡賢龍游人父兄故書賢貧少乏不能賈而以善

雖書往來諸書肆及士人家余不自揆嘗取左氏歷代諸史及諸大家文字所謂汗牛塞棟者稍刪次之以從簡約既披閱點竄竟則以付貧使裁焉始或篇而離之或句而離之甚者或字而離之其既也篇而聯之句而聯之又字而聯之或聯而復離、而復聯錯綜絀緝要于各歸其類而止蓋其事甚清且碎非特他書傭往、束手雖士人細心讀書者亦多不能為此貧于文義不甚解曉而獨能為此蓋其天竅使然余之于書不能及古人蚕絲牛尾之萬一而貧所為則蚕絲牛毛之事也

嗟乎書契之不能還于結繩書契又繁而不能還于簡也固也然予所以編書之意遠矣非貧則予事無與成然貧非予則其精技亦無所用豈亦所謂各致其能者哉貧平生無他嗜好而獨好酒傭書所得錢無少多皆盡于酒所傭書家不問傭錢必問酒能饜否貧無妻與子傭書數十年居身無一癩之瓦一醉之外皆不復知也其巔若此宜其天竅之亦有所發也予年近五十兀兀如病僧益知捐書之樂視向所謂披閱點竄若離我者蓋始以為甘而味之也甚深則覺其苦而絕之也兀

遇其勢然也余既不復一有所披閱點竄貧雖常以傭書餬口諸士人家而其精技亦虛閒而無所用然則古所謂不能自為才者豈獨士之遇世然哉此予與貧之相與終始可以莞然而一笑者也予既不復有所披閱點竄世事又已一切無所與則置二杉棺以待長林貧無妻與子無一錢之蓄死而有棺無棺不可知念其為我從事久也亦以一棺畀之而書此以為之券云嗚呼百餘年後其書或行于世而又或偶有好之者慨然追論其故所刪次之人則予之勤因以不沒而貧乃無以

自見是余專買之功也余之書此亦以還功于貧也雖然余既以披閱點竄為讐而豈欲後人又以披閱點竄知余也哉然則貧之律、勤苦從事于割截離合而一付之無何有之鄉也與一醉亦無以異也其亦何憾之有

西曹記 王樵

國初稽古建官止六卿之職以錢穀刑獄事視諸司為劇故分其子部各十有三如外藩之教丞平以來訟獄希簡西曹號為無事即官日以其三時治事而以其餘

挾策讀書晡衙既散檜陰寂、靜如太古有留而弗去者焉他曹僚友不常接、或以迹相拘不能相洽惟西曹燕叙以函不以官事至分理有疑相酌政事之外道義切磋真有朋友之義焉且牘必自成不假吏手故居是官者多精于吏事刑雖一職而諸事之情偽無不在焉非通于諸事之情偽者不足以決獄予在刑部治律令如士人治本經後兩任按察皆得其力治獄之難在得情嘗譬之医治律如按方韜事如診病有人方書雖明而不中病如人明法而不能得情則所明竟亦何用

又有人精于法而易入于刺法非使人刺也倚法以削則入于刺而不自知故用心又以仁恕為本南城羅惟德終日趺坐虛室生白至臨洞庭微決疑每出人慮外此陸象山所謂精神不耗用以待有用處者欽羅素羸疾在告日多或連月不入堂官不問京山高伯宗土木形骸敝袍布鞞帶銛不完出乘款段馬誠如杜詩所謂骨節磳兀如堵堵者人笑之則曰馬行遲我起早何患不與君同到晉江章士元心無機械言訥、不能出辭而忠信之行可望而知其夫子所謂善人有恒者欽泰

和胡正甫安福鄒繼甫同司日以講學為事朝暮升散
行坐必耦時稱江西三子三子謂羅胡鄒也羅子提調
獄事予以巡風詣之故事携酒有夜坐羅先使止予弗
設但邀予蚤過清話相見甚歡問見荆川云何予對以
所憶大意而不能敷衍但曰靜曰靜則能見自家不是處
曰人往、認賊作子羅頷之久之曰尚欲為兄有說
予曰願受教羅曰知止而後有定、而后能靜凡未知
止如何便教靜得予悚然起謝羅又曰知止是聖功起
脚第一步總于文義無交涉向外尋討不得試言兄一

生聰明有幾日在自家屋子裡用予蹶然大有省羅者
游西山不至貽之以詩有十里春花走馬看之句燕都
西直門外多中貴人別業時當春明衆花盛開予以
有期不及下馬住覽而空還故云羅答以唐詩二句云
誰言不同賞俱是醉花間陪祀康陵與羅惟德同宿于
神宮監耳房康陵者武宗陵也去長陵十里在天壽山
最北地僻道險有事此陵者多以往返為艱是夕予豫
襆被為宿計使隸覓便室未得祀畢衆轟然散道中頃
逐大隊不敢獨行予行止未定忽遇羅與錢君同文遂

明史稿卷一百一十一
同宿羅為予言勾、崖之勝勾、崖在九龍池西峰之
西由樵徑扳蘿而入崖半有古刹老衲子教人眉長寸
餘視其寢食猿鳥也守陵庵多于此避云次日行經九
龍池側羅指示予其處曰其峯岬甚似江南九華山予
馬上遙望不能詳諦予雖不能游而意已獨往為之作
長歌河汾趙子謂予耳之羅子無異身遊可名曰聽遊
予喜斯語前未經道遂用之前代帝王陵各一邑惟天
壽山環抱如玦、口為紅門紅門內天開地豁諸陵列
焉予在刑部凡三上陵于春者再所謂八陵果園者花

卉盡開遠望如霞綺陣布尤為勝景九龍池在西龍隅
文皇嘗駐蹕焉嘗作一詩以寫之頗盡山陵壯觀其間
有山內看山、更好與燈火千林晝冠裳兩道回之句
意身經之者未必不莞爾而笑也嚴氏當國賄賂公行
大小官職有價國家財力困于供邊而邊臣巧于侵盜
專以餽送大半出戶部者八權門也以此邊政盡廢蹂
踐墩堡十殘八九又圍困大同右衛說者曰欲得此以
處五富五富者中國叛人也無右衛則大同危矣于是
給事中吳君時來疏劾督臣楊順本兵許論罪狀世宗

為之震怒逮楊順下吏按法當斬嚴氏欲為之地又慮上窮竟邊事及已思有以中吳時吳當使琉球未行聞嚴氏意旨遂上章攻嚴氏而刑部主事張君紳董君傳策亦同上章大旨皆謂上付政于嵩、付政于于世蕃一家盤據朝廷作威作福父子濟惡近代所未睹前世所未聞嵩乘此急上章自辨謂吳時來寔憚返海先論一二邊臣以嘗陛下意本在臣也臣以贊上事立為人所嫉惟陛下矜察于是工下三人吏譎充軍遣給事中鄭茂往勘楊順事欲貸其死再下刑部予謂尚書鄭公

山可移判不可改當以去就事之鄭公謂事不可激若如此則上怒不測何止我一人區區之去就恐啓士大夫之禍與其激上返舉寧我不能執法守議有愧于張釋之而已遂改充軍後隆慶中楊順卒論死吳張董三子之獄在浙江司莊晉江為員外郎署事予與高京山為主事堂上鄭公以莊口啗予性直兩遣高通言于西直西直者內閣直廬也在西苑時嵩勢張甚諸衙門事無不關白而後敢決三子所憂者廷杖又恐嵩密進揭帖必擠之死士大夫多懷此慮故鄭公欲稍有以開導

嵩意以保全言官成上聖德然三子所以得全者蓋是時上已察嵩之姦特未決計去之耳後高伯宗竟以三子之故陞景王府長史出嵩意也三子行時高雲出城送贈之詩嘉靖中用法重者有數條邊方巡撫提督官係文臣舊時失事重者充軍而已後比依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為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斬罪文臣比依將官自此始也言事者自有對制上書詐不以寔與風憲官挾私彈事本律後加以廷杖後又加以比依子罵父死罪比依子罵父之法自此始也曾翫建議復河套夏

言從中主之法司以律無正條後乃引交結近侍官員之律楊維盛劾嚴嵩罪惡疏中援引二王法司無以罪之乃引詐傳親王令旨之律郭希顏建請安儲引妖言律此數者猶以干上怒上所欲重而法官不能爭至于沈鍊在戍所罵嚴嵩與人角射象嵩為的而射之楊順誣以妖言而殺之于是乎無天甚矣然嘉靖末年海剛峰一疏直而無禮亦幾乎罵矣而聖度優容卒待以不死乃知前此皆大臣不能調度之罪非世宗本心也郭希顏疏云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大意欲景王出封耳

而中引嚴氏乃嵩自謂閔伊家族者故摘其疏中建帝
二字以觸上怒而免殺之觀其後對人曰希賢止望等
問不過充軍即論殺亦不過監候他日新政便得入閣
豈料聖明洞燭其姦即時殺了此言之出肺腑可照矣
王直背華勾賊攻破城池殺傷文武將吏軍民無算而
胡搃督乃以招納為功嚴氏父子主之欲以投降宥死
衆頗惑予謂之曰寧使胡宗憲失信不可使朝廷失典
刑尚書鄭公見與予同卒擬謀叛律梟示海上王直徽
人據胡搃督私史已稱王海曲矣此中厚有所許故彼

有所恃而來寔非投降也聞斬王直時衆推荆川發言
王直出不遜語刑不可不盡心如近日餘姚翁公最號
老法家其恤刑錄為人所傳誦而晚猶以失決一獄追
論削秩况餘人乎予見人多以面心業績為俗吏專以
文墨詩酒為風雅往、法律都不細觀鞫問又不耐煩
正不知如錢若水密訪女奴卒置同州富民于不死前
輩用心乃如此正是古人為學寔用處于此無所用心
飽吃官飯受成吏胥而可謂之風雅乎在外有司招案
尤不堪看目姑舉二事有三人盜採人桑趙甲因拒捕

鎗截失主身死律當坐律錢乙鎗截出救人孫丙傷右
臂右肋亦引竊盜臨時拒捕傷人之律予謂律云臨時
拒捕臨時二字正有深意蓋正竊時為事主所覺乃不
棄財逃走而獲贓格聞非強而何所以坐斬若已離盜
所因追趕而拒捕者即非臨時矣今孫丙以隣人聽知
喧嚷出來救護則非捕盜也錢乙因怪伊出救而行兇
則非拒捕也已離桑地追趕在孫丙門首則非臨時也
只合以兇器傷人引例充軍後此人卒得減死又一事
詐為文書者按律必套畫押字盜用印信而後是印押

二者又以印為重故有例凡詐為各衙門文書盜用印
信者不分有無押字依律坐罪若止套畫押字各照所
犯事情輕重查照本等律條科斷適嘉興兗州俱有此
事嘉守見予批詳極口稱服充守因予吊驗乃回稱巡
撫已詳允遂與予有隙人之不同如此

戊申筆記

王樵

五代史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嘆曰此致
治之本也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
均天下之田元稹均田圖法今不傳宋林勳本政書頗

為朱子所取其法是以田為母人為子竊謂元稹圖法
今天下豈無有能講求之者誠欲均田須頒圖書使吏
民先習知之然後擇人以主其事不得人終無益也今
法以戶計里以田繫戶正是田不為母故姦豪得以欺
隱飛灑有田無稅有稅無田非丈量不能得寔非得人
則仍墮里書之手矣

歐東先生遺事 侯一麇

歐東先生寔錄詳矣然麇頗採薦紳言先生逸事以為
先生淳性天植其學務寔用凡規為建白篤于為民如

守河間乞蠲糧草疏畧曰始亢旱苗枯死繼積雨滔陸
又遭蝗蝻軍民流離有如全青秋糧馬草莊田子粒臣
竊以為不便且邊警急各軍輸盡取給窮民若復全青
民何堪命疏累千言何懇惻也及叅政守嶺南時侍御
信趙通判委之全省徵輸所至以墨聞且及先生所部
先生即廷白侍御以通判漁獵官民侍御嘿然罷委先
生又謂宜遂令解職去又某守酷墨先生專書請都臺
應公擊之嗟乎令兩司于當路委曲而讐伏之矣尚曰
吾無迺有拂排者乎而先生獨不然在廬于蘇侍御在

聞于龔朱二中丞事亦類此侍御有媚子謂先生是子能作對可令補學官弟子先生正色曰青衿可濫此輩耶且有職者龔公提兵霸鎮擬巡視漳南會先生署漳南時方務獲乃上書具列軍門在責效脩兵諸道諸道有如不職則暴其狀明棄之此不勞民而鄂疆坐定也公乃止朱公方嚴聲甚厲至閩移屯田糧與巡海納出先生曰吾職屯專命也今使臣自來代之然則吾贅員乎吾知敬事奉上而已于是朱有意扞格先生每侵先生而先生亦用盛德不狎侮檄閩司以屈直之當是時

先生幾以直骨禍賴鄖西張公謙署司篆寢不行云先生為治專務除殘不肯養交安祿如初蒞嶺南條六事磨瑛尋繹其言夫先生以為有衣冠之盜而後有干戈之盜因推其委源反覆列之要在責覈于守令潔已足民明教正俗如是則盜息而民安若夫守令正矣而盜又蠶起不變者則文學躡尋之過也因推板援傳致之獄或逮及叔至有死老遷籍易世而不為反也是以其徒明乎死處若我固錮之而不得變也今惟推下車泣罪之心明三駭失禽之誼榜示首惡不赦餘歸脅從讐

報盡除之而又督以稽察如是則其徒咸知肆情幸生
我生而重犯法矣清海道者海南為大艦海中者率假貴
勢為號曰某府一府率百餘張旂幟給牌符因而其下
市番為剽官軍不敢執墟主者貴勢于墟市而借公家
以權會侵牟五民先生曰此大亂之道也于是請為鄉
先生艦籍之約不得出港外有港外挾鄉先生為奸利
官軍擒之縱者相坐又請革各墟主而令小民以類僧
市、價平墟主復與重罪之蓋自是貴勢家望深而小
民無不忭躍稱其便以至禁和買事若小煩然自司郡

估定埒于民間蓋自竒贏極乎菓茹三尺之童隸不得
欺此何異王政所以待商賈而燒葦草伐林木驅蛇蝎
之害求民旅之安亦豈緩者耶前令既下于是有上事
者而先生署之畧曰據鑄耕器而六艦裝悉鎗斧魚叉
旗纛顯與官軍逆非盜而何盡坐之却下大甫先生斷
訟又有王舉人劉舍生朱某三事王撫州人鬻故宦記
其穴塋焉先生具獄令徙之王窘則謁巡撫公、屬其
辭他吏而反恚先生曰世有迂儒不尋生者而故為死
者拳、乎劉廬人攘孤嫠之產至無粒先生惡之奪為

編民當路書為請日再三至終不聽也朱某者亦廬人分田給其二弟以婦翁嘗有債謬以腴田數百償之從其籍已而翁弟亦據籍謬曰吾父遺也訟之十年不決至先生繫二氏使召翁來忽索兩家文書驗不讐乃判曰此豈非朱詭籍以白遺者耶訟遂平其待寮屬亦畧可言有林巽峰者以部郎謫倅而先生遇視他臺諫謫來者有加禮人則大服先生之禮人不惟其官又有鄭推官者嘗倚侍御查河間先生與爭廼侮先生惡之于侍御後先生拜湖泉使者鄭調守隨州至則喙息

先生顧從容以公好惡忘物我慰之後鄭有惠政先生亦與良署卒流涕于先生去云先生又善遇士在河間選民幼敏者從諸生觀禮泮宮嘗身為剖解去郡百里曰泊頭泊頭諸生廬者近百人先生因其請也毀廢寺為明倫書院里人王侍御惡先生于董學使者使者至則捷督工曲主簿主簿大呼曰太守以為私第耶其人

大慙去所至士之賢者先生每躬下之致書帛甚恭以故士人人勸夫自于公署門至今死生涼燠之間偷甚矣先生乃常無所為而為仕所至名卿碩儒卒先生輒

明文海 卷三十四 三
祠之殆徧天下云先生素廉無故不携家捐館之日會
侍御按部而李公萬寔王公德為治事後發其冑皆圖
籍所餘俸不滿數鎰始侍御悟先生至是則大嘆服乃
檄郡厚資之而南海諸賢大夫相與樹墮淚碑而奉祀
不絕也先生故治士知不知語次無不為先生泣下嗚
呼乃所以為先生哉麇撫先生行事蓋反覆三嘆之天
胡厚昇先生而竟不卒乎始先生與郭似庵公同武選
時相李公有所屬常不能得一日大司馬以一應襲論
意而先生望曰例應草又曰主事恪立其官者守此例

耳例一動搖謂者相踵夫先生事時相本兵法不少撓
然竟坐註誤落職起不四載而復坐誣奏繫獄屬嚴寒
而先生宿嬰疾疾大作鉗鉄困篤久之聖明還印綬劇
忝廣藩天下喜謂先生素所蘊藉之業既習于憂患而
年僅六十耳乃先生亦自喜為國百挫不回豈不異德
勲著于無窮也而寧知天奪之速耶嗚呼顏淵好學而
蚤大孔子慟夷齊積仁餓死而太史悲諸葛志決身殲
而怨者泣屈原公正憤世而賈生吊長孺莊嚴居郡而
識者慨循教聖賢以覩先生而豈為苑枯哉徒以暴戾

明文海 卷三十五 三
恣睢者而竟壽終犯忌諱不軌而身逸樂公孫弘立談
取相封侯司馬安巧宦四至九卿以為見報善之如彼
感助凶之如此遂疑天道靡定林場多歧故有曠達之
士振諸無竟而馮生之庶溺于倖福彼惡知先生所以
修身立命乎哉磨讀先生吉凶篇蓋脫然悟爽然自失
矣

四貧士記侯一磨

四貧士者徐子銘林子成用張子正立李子志淑皆永
嘉人也徐子情致潇洒林子志操古質張子心事夷易

李子持身端慤語云榼梨橘柚味殊而美一也殆四子
之謂歟徐子雅飲不擇醇愈多而愈不亂情益怡往
親在以其廩錢時奉觴而前歌舞以娛親亦如老萊
子云林張二子稍飲李子時一酣非其好也皆令人
久益親徐子之居南塘也時入城聞且至則余已滌觴
至而飲即酣即倚而歌陶熙不知醇漓內消
柴柵外忘樽犧張子居此悟教語率平無動人者然
野老不疑海鷗不飛與張子俱令人忘机乃林子又不
然力學授徒簡棄人事一日過吾案上閱唐詩即訝余

奚以唐詩為也余因請曰當事何書曰六經聞者或謂
何見之拘、乃余則嘆其慥、醇儒也至李子嘗與余
論素位而因自述云自先君子居仙洋當春時耕棲望
綠疇頗吾有也時吾童習章句殊不曉艱者事無何轉
眇則故業已靡且先君子徒屬意我儒也乃儒竟不酬
其志貧至于無居雖樂山朱君義而居我身則恬矣然
而時心惻于余衷焉余曰奚害無居而居知我者固義
也蓋徐子失婦再娶頗有資一夕窈者怯篋囊而去亦
了無愠色直曰吾依然我也林子一失不娶張子再娶

再失惟李子偕老焉而其卑子也窶空也皆不以屑意
龍門子曰語云同病相憐余亦貧士也故四子皆得而
游之蓋瀟洒者理之腴也古質者誠之幹也夷易者履
之坦也端慤者學之盈也皆可以共學而適道者也友
若人焉益矣因記之以永觀摩

人也于是囊一歎浮家而出由貴陽而入蜀久之沂江流
下荊州謁武當北轉許節渡河洛涉漳洛以次于燕又
久之無所遇所過帝王陵寢及古今將相名賢學士家
墓北必仰而眺俯而步哦吟規度騁或六七復東遊秦
山通關里南窺鳳陽以達于金陵而高皇帝及武寧中
山以下至諸侯王百戰之處稍一徧矣已而過浙訪天
台石梁及錢塘西湖之間獲從余同年侯二谷陳敬亭
兩方伯遊兩方伯公壽藏並君所卜築也于是挾陳方
方伯贈文及侯方伯所為書以抵予時萬曆乙亥也君

年六十而所當江湖間亦十有三禩矣予頗竒之前問
君家君曰吾離家時兒重華僅七齡所從母與姊妹及
蒼頭輩殆六七口存亡不可知稍出陳方伯所贈文讀之
之大較悲君之衰且老而亟為束其裝以歸者也予亦
投之以詩曰近獲陳琳江上楸知君家世傍昆明丁年
數卷青囊出白首一瓢滄海情萬里關山花外夢王孫
芳草客中程夜依南斗看天象已卜使星馬首迎塵上
客互起而歌歡飲且醉並督促君卜亦唯卜豈謂君別
去五載矣枕樓遲東海并匿錫山道中君所遺妻已沒

重華壯且冠年二十一而君客遊萬里外者不得君道
之以音也于是日夜欷歔而歸不自己葬其母嫁其姊
與妹請路郵于郡太守而出當是時族子姻党及閭里
間並危言沮之華哭而題之壁曰少小違親十五年思
親不見日淒然從今即與家人訣不覩親顏誓不還于
是族子以下共為之太息以去華復謀曰吾少不諳父
貌即道逢之不識也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又恐父東西
南北之踪無所從也別為鱗寫里系及父年與貌數于
魚所歷州郡都會之次輒遍為榜之宮觀街市間已而

又曰聞武當之山名天下吾父好名山當或過之且聞
山之神故靈于是踰漢沔而西禱之武當蓋萬歷戊寅
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紫霄宮道士閻携之過太子岩
上之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
大理府人趙廷瑞朝山至此蓋君所故嘗遊而書之者
華讀之哭且慟道士謂曰若父曩遊年以十二月二十
二日駐此若今過之復同月日可以卜逢若父者之兆
矣于是華亦尾而書之曰萬歷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雲南大理府趙廷瑞之子重華蹤父至此由南陽穎壽

東涉淮泗以泝金陵又卒無所遇謀曰今且渡江矣聞
三茅峯冠江以南吾再禱之禱訖宿觀音寺夢玄帝
鉤簾而坐華哭而前訴云上帝呼謂曰汝父猶未死如是
者三覺而爽然從丹陽過毘陵前復被盜攫其臂以去
所遺者獨前所請局太守路郵耳當是時華窘甚且行
且乞次橫林觀音寺忽一老僧杖錫而前双肩覆面殆
浮百年者也前謂曰孺子何從來華曰吾雲南人吾父
出訪中州諸名山不歸者十有七載矣吾是以萬里裹
糧蹤父至此而犹未獲也不幸為盜所害且奈何僧曰

汝胸所囊者何曰路郵輒出以示僧僧笑曰汝父猶未
死容無錫南禪寺中汝第往又顧囑他道人導之老僧
忽不見明日偕道人過南禪寺俄而遇君君鬚髮皓然
白矣華心疑屬父而又未敢請也伏地曰吾雲南人吾
雲南人君亦絕不識華貌且以為故鄉人也于是携之
同道士南向坐華泣然曰吾父離家由中州故萬里踪
訪以至於此君得無即吾父已乎君笑曰吾離家已十
七載所遺兒此僅七齡存亡不可知為能到此華于是
前携君而哭并出所囊路郵以示君君讀之始驚且前

問母及姊妹以下輩隨一一口畫始末父子乃相携哭
而慟所與俱道人及寺中他客遊者亦相向助泣俄而
寺遠近及城以內外諸縉紳先生明日轉相告為之過
寺而刺本末共為嘖太息不能已鹿門山人聞而異
之次其事如左系之以言曰中嶽山人者時澹宕不収
古之夷曠之士也若輩者嗟父之客遊于外也不憚萬
里陸則穿瘴癘冰雪之棧水則犯魚龍波濤之宮閭闔
蹕頓殆且百死卒之天矜其困假之神夢及異人者以
遇嗟乎抑亦奇矣五言故哀而錄之附古者蓼莪之詩庶

幾乎異日者不致零草莽也已

紀剿徐海本末 茅坤

嘉靖丙辰徐海之擁諸倭奴而寇也一枝由海門入畧
維揚東控京口一枝由松江入掠上海一枝由定海關
入略慈谿等縣象各數千人而海自擁部下萬餘人直
逼乍浦而岸則破諸舟悉焚之令人各為死戰又
導守故密柘林者陳東所部數千人與俱併兵攻乍浦城
蓋四月十九日也當是時朝廷方奪故總督而親總督
胡公自提督代之甫八日間幕府麾下募卒僅三千人

俱殘弱不可用故提督所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諸兵
 俱罷去所為緩急者特容美土兵千人及參將宗禮
 所籍河朔之兵八百人耳南北諸倭酋不下數萬謀者
 聲言他酋分掠江淮於餘越諸州郡間以扼緩兵而海等
 當靈乍浦下杭州席捲蘇湖以脇金陵氣恣甚總督胡公
 方召諸司畫計無何故提學阮公代胡公為提督檄未
 至夜半聞乍浦圍急甲趨之胡公亦分遣兵激浦海蘆
 之間為聲援而自引兵壁塘西相倚角居頃之海頗聞
 新提督胡公即故御史所嘗提兵督戰于蕩湖王涇之

間而虞之者氣稍沮尋罷乍浦圍聞兩公方擁兵壁近
 郊不敢復窺杭于是經路峽石越皂林出烏鎮以北烏
 鎮者即海故所犯蘇湖舊路也當是時胡公既獲謀度
 蘓湖之間惟蕩湖為回戰地于是楸河朔兵自嘉興入
 駐勝墩陣而待因以吳江水兵遮其前湖州水兵尾其
 後而公自引麾下募兵及容美土兵衝擊之提督阮公
 自石門聞賊且出烏鎮也即道挾河朔之兵騎而馳及
 之于皂林令善射者且躡且射賊稍亡引去賊縱數百
 人嘗之輒又敗去賊怒甚鼓噪而前提督阮公務皇急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于是走輕舸入桐鄉城而急將宗礼與裨將霍貫道等
乃自張左右翼厚集其陣以待戰數合擊殺數千人會
日暮賊且引去時賊氣頗窘而宗礼霍貫道等亦已
絕^道不得擇善地便水草以自休止明日餓而戰賊遣侯
者樹而望蓋孤壘已蹙無他援者也大喜復縱兵以平
擊其前以平繞其背而霍貫道河朔故驍將也大呼衆
力戰矢砲如雨下無不人亡一當十復擊殺數千百人
而貫道亦手自及十餘人賊益怖海且中砲欲馳去會
火為盡霍貫道面宗礼仰天呼曰吾兩人再得為數斗

可以了此賊矣未幾貫道與宗礼俱陷衆大敗賊乘勢
勝圍桐鄉時提督胡公已引兵躡石門間之潛然流涕
曰河朔之兵既敗我兵皆氣奪莫敢戰東南之事無復
可支矣賊已困桐鄉假令復分兵困石門以劫我亡兩
人譬之柈而自存也國家且奈何于是還省城檄諸路
兵為戰守計先是胡公始為提督時嘗與監督尚書趙
公謀曰國家困海上之寇數年于茲矣諸酋如乘潮出
沒將士所不得斥堠而戍者人言王直以威信雄海上
無他罪狀苟得誘而使之或可陰攜其党也于是遣辦

士蔣洲陳可願及故堂與王直及善者數輩入海諭直
直果感悅願如約遣其養子茅海峰款定海關謝過問
以諭海已散他島勾島人入劫故不相及而海峯者云
云被囚未之間也公策曰直與海雖順逆不同其勢固
唇齒也直既悔悟海獨不可以大義說之乎不然彼
貧人也誘之以利或可扭其心聞桐鄉城小而堅縵之
數十日則永保戍兵至固可破之矣于是疾走人諭海
峯因厚遺謀者陰過海所曰直已遣子款定海關朝廷
固且赦之矣若獨無意乎新提督威名非曩時比且仰

体朝廷德意推心置人腹若不乘此時解甲自謝他日
必為虜矣海頹然其計于是亦遣酋自謝約罷圍去因
以要公稍出中國貨物遺他倭酋而疏釋其罪公佯諾
輒以銀牌綺幣厚遺未謝酋而陰令營中盛兵容私謀
者故縱酋瞰之首既德公遺又內怖公之兵威也歸以
報于海明日復遣他酋來謝之公視之如初凡數復海
于是始歸心于公願為公死之矣然陳東獨心竊疑海
私公遺犹歎亡未之從也海間遣酋攻桐鄉城下移城
上語兵曰某已聽提督胡公約解去矣城東門故柘林

賊陳東覺也驚悍不吾從若謹備之是夕海果道石門而西且乞他兵于公以夾擊東公猶心訝未之許而東獨盛為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令金燕者彊幹吏也城中一切兵杖大葯諸已善備提督阮公復躬厲矢石狗城上人令合散千金募敢死之士督戰益急所殺傷賊亦數十人方撞竿自樓櫓中躍而撞城一壞一男子為絙索圍撞竿所擊故窟處竿至即解挽以上斬之又募治者煮鉄汁灌城下首城下首不敢逼東既無何聞海等解去道遠勢且孤亦相與稍引去圍始解而提

督阮公出矣時五月二十三日也方阮公因桐鄉時固日夜望提督胡公援兵之至而胡亦重念東南之安危身之禍福與阮公相旦暮情同急業已遣兵備刘公督同留守王倫宣撫田九霄勅兵自嘉興入壁斗門分守汪公督同知縣張冕勅兵自湖州入壁烏鎮悉將丁瑾勅兵自海鹽入壁王家店指揮樂損督同千戶羅天與勅兵自石門入壁石門鎮又令石門令崔近思叔河朔之散卒入城為聲援兵四面環賊遠者二三十里近者十餘里而陣然各以狃阜林之敗遂延惶怖不敢逼而

公業遣謀羈說賊亦日夜遣永保戎兵之至以決一戰也計無可奈何而胡公與阮公兩人者為同年故深相結也及援兵不合阮公自圍中頗急于是兩相猜而他謗者與為飛語撼兩公者盈道路矣當是時朝廷聞東南之寇昂日出尚書趙公督山東河朔諸兵援之又兩公所私相猜者語頗聞于趙公趙公亦故與兩公者為肺腑交所嘗兩推轂中朝以填東南者念兩公卒有命則東南之事牴牾不可圖于是日夜引兵而南至揚州則阮公業已出桐鄉圍東渡錢塘徇會稽下諸邑擊他

賊吳公亦聞尚書趙公之至且戰且南淮揚毘陵之間無足慮獨海為巨孽間雖狃而內附中固不可測而上海之賊萬餘人由吳淞江西引方急乃日遣謀者囑海以金帛而說之東出海上擊他賊海亦果收諸倭首出乍浦道平湖時謀報吳淞江之賊已鼓行涉嘉善界欲西合海公念海萬一卒他變而相合奈何因策海始已焚舟為深入今不得舟必急于是遣謀誦海謂海既得內附何不如故約勒兵擊吳松江賊且篡奪其輜糧舟以歸海果然其計即日引諸酋逆之朱涇道上斬首若

千級餘賊遂夜走以故海不及篡奪其舟而還及他酋
脫而出海也公又別遣提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
之溺且盡于是海既德公不敢背又聞吳淞江賊之出
為海兵所遮擊益內怖日輸款于公遂輦故所戴飛魚
冠及他堅甲名劍數十種並以輸公而且遣其弟洪入
質于公曰固佯納之公又謀聞海麾下獨書記葉麻
為長首其為人頗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微卻非
用間急縛之則無以死彼之內附之心于是遣謀就海
帳中諷海縛葉麻出葉麻出而諸酋中故隸葉麻部曲者

稍口怨且惧矣然且惧恐生地譽則又以他罪縛之幾
百餘人公又策陳東于諸部曲中與葉麻聲相倚頌以
桐鄉之役兩相睚眦者也教遣謀持簪珥璣翠遺海兩
侍女令兩侍女日夜說海并縛東海既諾而陳東者薩
摩王弟故帳下書記首海固未之能也于是出葉麻囚
中令其詐為書于東反兵賊殺海其書故不以遺東陰
泄之于海激怒之使并縛東海讀其涕書双下益德公
之不忍為東所賊殺也之日夜謀縛東以報公居無何
尚書趙公移兵渡江來所過州縣數舉兵向賊輒敗

走俘斬若干級兵威大布當是時公已知海之甘心于東不忍疾擊海疾擊之兩人迫而深相結則東南之事未易圖而尚書趙公之至也私約公共部署兵擊海日急且召公故所遣謀面詰之曰若為吾諭海連兵以來罪不容死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以謝朝廷若能則吾當同督府諸公疏釋之不然若且蓋粉矣是時阮公亦至于是海益怖出所故掠中國貨物千餘金賂王弟詐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即縛以故約復于胡公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恫以內亂矣是

時諸酋長既疑且怨海無間心故其氣日窘海亦自度縱令反故島當亦必為諸酋長所賊殺故為內附日固而公與趙公簿責海益急海既急因恚欲掠舟出海恐為海上兵所劫欲列壘拒官兵又業已內附不忍背且陳東党固日夜籠殺之也公策曰彼既亂吾可乘之矣因遣謀私海曰我國欲寬若趙尚書命以若罪孽大何何不聽吾議數十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艘令俘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而若因得以自完乎海不得已且疑且諾因約兵備副司劉公引兵伏乍浦城中而某日時

某當引象出海岸去乍浦城半里而陣伴令象首逐海上艘其手旗麾之城申官兵即舉燧為號從城中出擊力失諸官兵卒如故約乘之諸倭首逐海上艘如蟻不及還兵聞于是諸官兵得乘勢驟而前不傷一卒所俘斬數十百人沒海者無算于是海自以數有功于朝廷願與部下諸酋長入款且庭謁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及廷按趙公並許之謀往復期以八月初二日然海犹恐陰設甲士劫之先期一日卒擁酋數百人胄而陣平湖城外自帥酋長百餘人胄而入平湖城中求

款四公者許不許恐他變遂許之海與諸酋長北向面四公按次稽首呼天皇爺死罪亡海欲再為款胡公而未之識因頷謀亡目示之海復面胡公稽首呼天皇爺死罪亡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既內附朝廷且赦若慎勿再為孽海復稽首呼天皇爺死罪亡于是四公厚犒遺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洒然色變者海既出諸公者固已忿恚海之例款獨胄而入屬疆脇無礼又不及如謀故所期月日而先日卒至也其習行黠若此于是圍謀不勒兵誅之他

日必為患計部下尚千餘人猛鷲難即破永保兵猶造
遷遠道未至也于是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果自擇
便地得沈家庄即僦沈家庄與居之是為八月八日當
是時象復謹然譁諸公輩何不撲滅海不然且縱之出
海上令自解去顏秦虎以自禍也不知諸公者固有待
于是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私自部署兵又日夜
遣使趨永保兵來會兵未集恐海驚禍且時暇問胡
公日遣謀言海且陷海如曩時因謀以請于趙公曰吾聞
善兵者乘其所止海與陳東党業已深相仇今合而兩

附者迫故耳聞沈家庄故東西兩處而中館河為壑何
不說海以西沈家庄居陳東党而自擇東沈家庄以居
部下首乎謀以諭海也果如其言頃之永保兵至會海
輸二百金于公市酒米公復與趙公謀以葯毒其中而
歸之又令陳東詐為書夜遺其党曰海已約官兵夾勦
汝輩矣陳東党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庄道上賊之
適海皇急因令首窈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間道走
莫府以自托邏卒賊知之歸以報于陳東党陳東党聞
之大驚即勒兵篋兩侍女過海所罵曰吾死若俱死耳

遂私相稍而聞海中稍衆大亂明日官兵四面合牆立而進保靖兵先嘗之稍卻河朔兵乘之又却俄而胡公擐甲厲聲叱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賊壘下擊會風烈公麾衆束千餘炬人各持炬縱火焚之海窟甚遂沉河死甫食頃人驚而攫千餘首蒐斬殆盡矣中所故飲毒首虜黑色者凡三百餘人于是永保兵俘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姝故歌妓也兩侍泣而指海所自沉河處永保兵遂蹈河斬海級以歸江上文人曰海以一縞衣起島上五年之間

百戰百勝朝廷遍徵海內諸名將與之喋血吳越諸州郡間未聞有侈其偏卒者方其擁兵數萬人分五道入湛身以戰示無復還意當是時其氣飄忽奮迅固已欲吞江南而下咽矣何其猛也已而困于胡公區區之餌卒之糾纏狼狽以自翦而死若封羊豕然豈非所謂人固屈于慾也乎善哉友人唐司諫嘗曰始賊盛兵圍相鄰時假令胡公持觥不量彼已而鼓兵以戰一瀛而積東南事去矣今且堅忍舒徐以收之兵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若胡公者可謂合兵變者也雖然公開襟

多自喜嘗欲訪諸葛武侯縱孟獲故事且生縛海獻之
 天子既請海與王直兩人者為弋媒于海上而因以嬰
 繫海上首嗟予公之心固雄虎檻而逸亦危矣幸而趙
 公與公況謀挽公手曰不殺海吾兩人無以仗劍報天
 子公意遂決不然彼諛口之所以交吻于公者豈其小
 哉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七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記二十一

紀事

魚異記 張瀚

數年來吾郡人多畜魚孟中其種鯽也大抵多赤俗呼
 為火魚其間有若鴈頂破玉紅頰白喙朱鬣素尾陽背
 陰腹稱名不一皆稱為奇品尤加意焉水伺其清渾食
 喂以鮮好時察其飢飲審其涼燠盈寸以上便可盛

以金玉登諸几案客至出相夸視以為娛甚者一頭千錢不獨里閭少年好事為之縉紳士亦往、而有吾宗問渠兄母陳畜魚二十餘玩弄既久母沒哀毀不忍視三月皆變為白聞者爭往觀之訝其異也比及去喪又皆變為赤異復異矣相訝滋甚余謂魚善變物若火魚變尤多方其始生鰈然不異諸魚畜者羅小類虫飼之于是漸紅稍長變為白為淺紅或紅白相半或相勝無慮數十百色始定有名稱然率變有常候既定不復變即變率斑駁不齊今一變皆白再變皆赤素縞同于居

喪鮮麗逮其終制無知若靈人動物合豈所養之食故異抑所變之色偶齊卧冰冬下躍聞樂出聽中學能及豚魚理固有之余兄率祖宗義方孝友之言無間誠感于魚志一動氣不可謂偶相值也余既以一時俗尚為異重以所聞吾宗事尤異也是為記云

叙嘉靖間倭入東南事沈一貫

初華人艷諸番貨私與市嘉靖十七八年閩人金子老為番舶主而巢于寧波之雙嶼港後閩人李光頭歛人許棟繼起負金錢莫償者多則推豪貴囑于官逐之番

大恨出沒島嶼東南之難自此起二十七年朱紈撫浙江兼轄興福漳泉令都指揮盧鏜擣其巢俘斬數百至閩浯嶼發木石築雙嶼港誅與賊通者于是豪貴謹紈而言官乘之即訊紈發憤死當是海上寇番耳倭來少歛人王直為許棟出司納漸行貨于倭引其人來而廣東陳思聰方橫于海直掩殺之由是海賊非受直節制者不得行而直以殺思聰為功叩閩獻捷求通市弗許乃引倭闖定海開巢于烈港並海郡邑交鋒三十一年始開府提督軍務兼制浙福時巡撫王忬而叅將則盧

鏜俞大猷湯克寬所在皆鈍戈朽甲無一兵獨恃三叅將兵少莫能制三十二年閏三月大猷破烈港走直馬蹟潭四月直分掠昌國海鹽乍浦南匯嘉定陷吳淞所同知任環守倭解明道復之寇杭州克寬敗之于鯨子門又破其馬蹟巢直走屯于日本薩摩州遣其虎行劫不自來忬經畧頗有緒而移大同去李天寵代時又有福清人林碧川鄧文俊沈南山帥倭掠瑞安黃巖霽霽文俊為克寬所斬有蕭顯善戰多謀為蘇松禍首四月圍太倉陷上海與碧川南山合巢于柘林破南匯八月

據南沙其別踪出海者都指揮劉思沉之于普陀洋三十三年復有鄭宗興何八徐銓方武等分掠閩粵勢雖張尚未破城邑為都御史鮑象賢定西侯蔣傳所得浙直間則蘇松常杭嘉湖寧紹台溫無非賊而柘林最劇鐘戰孟宗堰大猷戰金山衛天寵合諸將兵戰烏程之窯墩皆不利別將李逢時率山東兵戰新汪小勝隨大敗已而碧川南山見戮于杞樞任錦而顯亦殲于慈谿則徐海陳東葉麻為柘林魁三十四年總督張經徵兵于保靖宣慰彭蓋臣永順宣尉彭翼南未集而廣西尾

氏狼兵至其帥十四人俱死之工部侍郎趙文華奉上命祀海文華素緣柄臣貴幸經自以位其上不肯下文華怒屢督之出師不答遂劾經養寇糜財無何永保兵至以輕進見挫賊益猖一西北入太湖犯常州一西南犯杭州掠北關所得金帛益多將入海經遣諸將水陸擊之敗之于石塘灣再敗于王江涇斬首千九百八十而上已入文華疏詔逮經及克寬給事中李用敬等言經方有功上曰經因文華劾始一戰耳不可救杖黜用敬等而以周琬代經已復削琬與天寵籍而以楊宜代

阮宗憲代天罷經天罷竟棄市倭來益多大掠江北焚
漕艘文章盛集兵于陶宅與戰敗遂還朝賊別部自日
照登者掠贛榆白象山登者掠高埠皆不滿百官兵不
能禦而高埠賊流劫杭嚴徽寧太平至南都焚安定門
行數千里殘戮無算殺一御史一縣丞二指揮二把總
入二縣為應天巡撫曹邦輔僉事董邦政促于澣墅乃
殲諸將戰後梅戰清風嶺頗有功而倭從閩廣登者又
大至浙直間三十五年楊宜罷宗憲代而阮鶚代宗憲
四月破慈谿縣時柘林賊推陳東而徐海之再來也擁

萬人直逼乍浦登岸焚舟為死戰計東遣所部助之督
府所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兵俱不可用罷去而賊舍
乍浦趨阜林佐擊將軍宗禮率所部河朔兵九百人戰
于崇德三里橋三遇皆克斬首三百明日未炊而戰禮
與其裨將霍貫道皆死之此兩人驍將而死物情大震
海與東遂共圍鶚于桐鄉桐鄉令金燕彊幹吏也禦之
萬方宗憲聞敗自崇德還保杭州而文華復出視師先
是宗憲與王直同鄉謀所以招之者出其母妻于金華
獄居之杭州供帳甚厚鄣有諸生蔣洲陳可願自效說

倭王使禁諸夷毋內犯宗憲遣之去至五島見直言
倭方亂去無益州等因說直遣其養子毛海峯更姓
名曰王激者同可願來宗憲因令激使過海謬言直
已款開朝廷赦之矣以招海頗然之于是約罷桐鄉
圍而多邀珍奇得內附比于直宗憲許之遂解去東見
海去亦解去而鷄始出鷄圍久怨宗憲文華言其所以
乃如初鷄自知其不能而東渡錢塘擊他賊時又有上
海賊萬餘掠嘉善將出洋宗憲使人陷海言被賊金帛
多汝何不擊取而掠其舸出洋去海然之逆于朱汪斬

馘多然不及篡其舟而賊出洋者為大猷遮之盡宗憲
又聞海麾下獨書記葉麻不可制而近與海爭一女子
有卻諷令縛以獻又令縛麻党百餘人以獻教賜其兩
侍女而令說海縛東薩摩君弟所歡也未可即得于
是出葉麻于獄令作書貽東使殺海而故匿其書不貽
東而貽海以激怒之海孟德宗憲以為親已夜縛東以
獻葉陳既相繼縛而諸倭始洵欲殺海宗憲遣人謂
海曰我固寬若奈趙尚書何汝曷不給倭歸至海上令
趙尚書得千餘級奏功而因自縊以求款海不得已諾

之乃詔出倭數百以為文華功于是海孟自負款成期以八月初二日而猶恐見劫先一日卒擁酋數百陣于平湖城外而自帥百酋數弩入求見四公者于是監督文華提督宗憲提督鶚巡按趙孔昭咸會于堂受之海次第稽首稱死罪又再稽首于宗憲宗憲摩其頂慰勞再三厚犒之去時倭雖畧盡海部尚五百文猛鷲則令自擇便地居之海請離乍浦而營于沈家庄許之又令海以西庄居東党而自居東庄頃之永保兵集乃令東為書遺其党言海且約官兵勦汝于是東党起攻海

窘自沉于河官兵因火攻之兩庄千餘首無脫者而麻與東皆誅明年誅王直：居薩摩洲之松浦白稱徽王掠中國財帛萬計朝廷募之萬金可爾既以王激及其党葉宗滿王汝賢來而洲用直之聲傳至豐後島：主留洲稍諭諸島居二歲與其僧德陽四十人稱貢直亦許至而宗憲亦遣激歸報直許以市至是直來泊岑港御史王本固言不宜招直異議閔然朝廷令宗憲擒直宗憲稅不發而馳至寧波布諸將戚繼光張四維伏要害處獨令盧鏜當直鏜故與直知故以此安之宗憲又

教召漱等與飲直尚未信曰果不欺歸我漱宗憲立遣之又選一貴官為質乃遣指揮夏正及朱尚禮等往直乃與宗滿汝賢來頓首軍門自陳與洲戮力有功宗憲慰藉之甚至而居之泉園俟命時三十六年十一月也疏聞朝廷以為不可執梟于定海關汝賢宗滿皆戍邊妻子給功臣家為奴宗憲本無意殺直請曲貸其死戍海上繫番夷心經營自贖而本固爭之強人且謂其受鉅萬金故不敢堅直死漱支解夏正等而率餘眾據岑港征之踰年乃遜去不復來

紀龍溪先生終事查鐸

先生草于萬曆十一年六月初七日未時先生無大疾痛未嘗一日不衣冠不飲食不遊坐但草前四五日微疾食粥不餌飯至草之日早晨盥櫛冠唐巾食粥從容出寢室端坐于琴堂之卧榻而逝先初六日趙麟陽公詣舍問疾先生曰吾今欲化矣麟陽公尚以能生語慰之先生嘆曰爾謂我畏死乎我無畏也但此回與爾永訣不妨再留坐語耳前三日忽出家堂與嗣子應吉曰汝有事但說毋謂我能食望我久存我心了了已無

星碍即今可去我即去矣聞之吾究施生道來視先生
危篤不能認識嗣子書其名于先生之手先生相視首
肯且拱手致意者再蓋平時嘗謂我一生精力在講學
而尤屬望于寧國者深也往歲丁丑先生來水西嘗謂
予曰我每乘月夜起坐自試問心眼前有許多玩好珍
美妻子僮僕可割捨而去否但亦無甚眷恋可以逝即
長逝矣今觀臨草之際先生氣息奄奄心神了了如此
自非能超脫死生者孰能與于斯夫子謂朝聞夕死可
惟先生云云故記之

瞿同卿元立逸事嚴漱

公諱汝稷字元立瞿文懿公長子元配李夫人出李夫
人娠公時善病誤服庸藥幾墮及媿身公偏體作青色
公王母見之曰先生有兩兄俱寧馨且亡矣此何望焉
及舉公又善病藥餌不絕數齡外忽患足疔勢危矣公
目中若見羣仙降授以良方公手書呈文懿文懿亟治
藥塗之立拔出疔長寸許文懿持疔手熱于爐觸其氣
背即發腫隱若疔狀急用餘藥塗之遂愈是後公每若
觀羣仙者久之病良已仙跡亦隱弗見公自幼讀書輒

過目成誦以病故不習博士藝其用任子八成均總十
餘歲耳大司成姜公寶試以賦援筆立就詞格璀璨端
雅密若製錦姜公大為賞異公孝行純篤即問安小節
一一無缺而愉婉之色可掬文懿間嘗不安公慮其衽
席弗慎也者而難于言第長跪而泣文懿笑曰此慮我
深我知之矣公于是怡然起夜輒伴文懿寢相與商確
古今以消永夜文懿亦為之忘倦迨文懿沒毀節踰制
蔬糲三年足不入私室未幾而家難作矣難之作也厄
公者一時貴人何附在彼則傾陷在此公笄：弱孤守

死不易貴人之門生屬吏仕茲土而望風者若而人貴
人之族戚故舊效計承志者若而人貴人之門脅肩諂
笑雞鳴狗盜者若而人陷害百端多出意外甚至一時
是非淆亂且目公為狂為惑為病而公幾無立錫矣當
是時文懿之首取士據撫位若某者而右貴人督學使
冥狼若謝某者而右貴人公之舅氏若志齋李茂才者
而右貴人至持挺突入公室遽欲格殺公藉救免一日
者貴人之族計誘公夜行欲殺諸途賴予同行而免一
日者貴人之族從墻上下巨石壓公幸不中而免如此

者不可枚舉然舍趙附輩亦有持議者若王元美趙汝師陳錫玄邵耕夫李伯樗蔡無辱及予教輩知公而交道不替時為翼護其時公作松聲賦以自寓作美人賦以寓諸君子詞與日月爭光視貴人不啻醢雞蟻蠊即貴人亦氣懾公莫奪也嗟乎公之難由通問無別脫難作時公度勢不敵貴人飲婦一杯鴆酒而後患杜矣然公不為公以為聖有訓國有制循之而無過不及為而心始慳坐是毒歷諸艱微天幸僅、身免眾人嗤其迂械士笑其拙君子諒其衷而未世君子道鮮難乎其為

公笑公之勵行抗節自是天植而志欲為純儒居恒以程伯子為模範歷難後益究心性命曰吾取吾慎吾何擇于教于是徧探六經百氏暨竺墳玄典仰思俯索晝夜不休忽一日大暢曰道一而已語上而不遺下者其禪宗乎于是手輯宗書不輟二十年如一日有指月錄行世公之仕也所至廉能稱輒冠一時人曰公之政予曰公之學蓋至是而吃飪從肚裡過真不愧程伯子矣公世系經術宦跡著在家乘炳在國史予弗論、其逸事

王主簿子記陸珣

蘇常熟有主簿王姓充之曹縣人至官甫越月會御史行部按常熟以事怒長吏則主簿入謁貌頗類老御史心賤之乃遷怒捶主簿主簿子侍父于官聞之大呼躍入門者止之主簿子愈益大呼御史怒令摔入主簿子見其父伏地被撻據抱持起抑之不跪固立持御史大怒令疾擊數十百挺交下主簿子大呼不止曰冤乎我父何辜受刑我父何辜受刑又曰吾家雖貧此為人推車計日得錢猶足給父饘粥而今若是御史亦異之曰

若敢大言耶吾今即令若父回主簿子應聲曰諾于是主簿子業已被重掠血淋漓至踝手足皆孿猶匍匐起負其父以出則又以首觸地號泣請曰大人幼讀書志世用初非望為主簿也然而不遇矣乃更日暮奔走微祿豈以是肖不能備養故耶今事若此命也願大人深思無終自苦遭辱主簿意不決則以手扣心曰嗟乎孰使予至此因泣數行下良久曰兇言是也微兇吾不能有面目翊日持狀抵御史不待報而行惟故空囊敝裘麤如有憐而與之金者謝弗受主簿子名字今逸予

聞其事于南京刑部員外郎鄒君鄒君常熟人也言主簿亦賢行士其兄穀城先生守克蓋識之云嗚呼難哉方主簿子不忍父捶大呼躍入此誠天性觸發視御史尊嚴其衛列之威直無覩耳然遂能慷慨激烈婉曲以成其父之高不使其甘心下吏苟朝夕之祿而受上官擊辱回視流俗反資親任為養陷之不義者遠矣願不得為孝子之倫哉語稱匹夫不可奪志若主簿子耿介絕俗斯亦雅操之難詘足以立身揚名顯其父母者歟

新水朱康侯行義記

湯顯祖

天下有意義之事非庸庶人所得與也何也庸庶人不足以受此名不足以食此報蓋必存乎其人雖然以為名而張之報而收之則亦庸庶人之事非有人其中也人之大致惟俠與儒而人生大患莫急于有生而無食尤莫急于有士才而蒙世難庸庶人視之曰此皆無與吾事也天下皆若人之見則人盡可以餓死而我獨飽天下才士皆可辱可殺而我獨頑然以生推類以盡天下寧復有兄弟宗黨朋友相挫絕寄妻子之事耶此俠者之所不欲聞而亦非儒者之所欲見也以予所聞亡

友河內太守靳朱子得之弟康侯有足記者其從兄子
貞破千金之產豪浪結客產盡去而為漁大澤中不得
魚殊泣自傷康侯曰如此天下聞之必以侯為悔歲與
之田百斛曰吾非為子貞八口者也初子得病且劇自
度不可起割田其宗人為公私賈康侯益為廣之得四
百斛曰先岳伯太守之遺也施予必稱父兄可謂儒者
其最著在急難友人姜夔一事夔黃岡諸生與王子聲
一鳴康侯等為十二友子聲嘗為我語夔于長安以為
才坐遊大吏貴人所口語捕逮急對子聲已前死莫為

言夔跳身亡去北至代所十年矣獨其母老人與婦居
丁零訟係至求死不可得康侯嘗居間存活之又時
上書理夔後稍有哀夔者得白夔乃出曰我不可復為
郡縣諸生矣取肯所遊而遊太學以交于賢豪長者公
卿間竊吾意康侯曰子行而嫂飢奈何吾有田數十畝
近齊昌歲可粟六百斛他豪臬物稱是以給嫂幸無內
顧憂夔曰可矣起別去擇日治文書行此所為康侯之
義也或曰異日夔必有以報康侯非也康侯何以必知
異日耶或又曰康侯為人故拓落自喜一時聞人如郭

美命瞿睿夫焦弱侯皆相慕艷為之記以傳康侯微亦有名之意耶予觀康侯非泄、為名者天下凡有意義之事常力不能致而心喜之口道之喜極而致固人情也如予于康侯未有聞也而獨聞之偶愚偶愚曰非惟如是而已康侯固留意內學者文字之外別有所窺若此者亦非予所知也獨怪江楚之間不少學者江多儒狹而楚多俠儒以所聞見其于兄弟宗黨朋友之急好以其身與焉而不出于庸庶人之見者亦幾何人也彼誠無所窺者耶康侯祖江居黃能世其家學必有出文

字之外者姑記其行義以風云

城記鄒元標

南比部飯罷諸同寅休沐多聚語一寅長江陵人喟而嘆曰世間迎承揣摩我里相公殆盡相公第宅棹楔墳墓田園子弟無以復加一觀察至知無足入相公意乃思曰江陵為奸雄窺伺地剽瀆蜀江誨盜可虞乃疏相公欲加江陵城數尺江陵大喜恐不能令一邑獨高遂下令天下各加城數尺一寅拍手曰我為縣時奉行惟謹愕不知所出原如是如是一習春秋家言曰昔夫子

重民力城必書使今日而遇此誅心何似聞者絕倒觀
察卒取高位得美名云

祠記鄒元標

黔中丞王緝故與江陵奴結媼將入黔境有無賴商椎
而為苗負弩望中丞前旌駭汗俯伏作向化狀其志惟
欲利開水銀厰中丞即致書江陵曰相公德被蠻貊一
入黔路諸苗縛韜向化者接踵江陵政以不奔喪為上
所疑得報大喜促中丞奏聞中丞至省即促各道申聞
各道曰必詳後敢聞越月各道至又不聞中丞怒曰相

公在王太宰處謂予素辦事今乃縮胸乎其先聞無怠
各道遂從省申文陰出銀令一奸細買馬物入貢疏曰
有苗米格至十餘年乃以兵壓其境事乃定貢既入中
丞又致書江陵曰土司荷相公不殺恩願得肖相公貌
祠而世々尸祝之乃一日繪江陵像至兩司具吉服賀
入而觀像中丞曰此兩時相公在苦塊中萬幾憔悴若
往時天日之表猶自驚人擇日祠成鼓吹盛儀從迎入
祠中丞後從輒又致書曰相公為遐方萬代瞻仰而某
叨相公鞭箠之末土司并欲肖犬馬像門左角以當閣

人惟相公財擇江陵報可大悅其後江陵禍作土司夜毀祠徹像中丞不足惜獨怪江陵素自負為之輩魑魅弄之股掌中何異兒戲

兩閣夜譚記鄒元標

兩閣故馮保門下客以罪發孝陵余輩夜宿孝陵諸閣問當時高張事二閣具述逐高機括與病榻遺言無二辭二閣曰高長子只是強而顛滿朝嫌他歸心于張馮與張有夙好高不知高又欲逐馮奈何不坐危禍又曰滿朝只說張賄馮此大冤馮每年所得金銀豆時遺

張一年可數百金蓋馮欲張錮諸言官無發難于己已所欲得不在閣臣邊事夫當時機事二閣使終事馮且至死初飾乃馮死客散二閣星斗錯落下不覺吐真情真語諸縉紳聞而吐舌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誠不可掩如是雖然機深禍深千載下一明者能辨之感應篇曰無傾人取位

癡儒記鄒元標

癡儒赤岸里人十歲憤父母惡而呼曰癡兒長而能文充弟子員遂名曰癡儒癡儒事父母孝家貧時館穀

虔山中初來學者盡笑癡儒久而弟子多頽化曰師誠篤就學者衆年可得廿餘金是年歸宿五雲江口江口有貪吏舟賊大肆劫掠火焰燭天癡儒卧漁於中觀而心驚曰不好不好乃蕭衣冠焚香跪迎江干曰生員迎接大王賊遂登舟曰寶來寶來癡儒曰大王全我歸見父母何患無寶乃開鑰取俸金獻之賊憫其誠欲舍之一梟雄曰癡儒何為盡取之而憐其誠者卒分其半去又跪送曰生員送大王賊笑曰免禮癡儒退汗流浹踵沾、曰性命全俸錢半以頭搶地答天者再其長年怒

而曰爾不迎賊、豈至豈欲謝天子癡儒曰爾不讀書震不于其躬于其鄰、禍予一人其焉能免我以衣冠化強暴猶得其半非然禍且歸子無論我矣歸而屋色人盡笑癡儒所為而有教名士聚首貴人所乞去思文至亦嘲癡儒長者咲曰癡儒幾于達矣夫今所不為盜者幾何諸名士皙白秀雅盛服先生以文名負當時焚香而迎勒石而至崇思人盡癡耳然癡儒卒能全其身得留其半以養親蓋幾于達夫今所迎而誌崇思者間里得存其全與半否則吾不知

望湖亭記 鄒元標

迤南昌二百里為吳城鎮。有高阜踞江而抱諸嶼。上有廟祀龍王。往來禱雩者無虛日。廟後有望湖亭。鄱湖在前。一覽無際。登臨賦詩。代有宗工。而荒頽且久。市民某等謀新之時。予以司封。即赴召。阻江上。兀坐經堂。寺某等造。予請曰。昔文忠蘓公自僇。耳歸。艤舟江澹。得石罅。留記。茲土記至今存。于里解羅二先生題咏壁間。其人其文。抑何都郁。敢以記累執事。無使三先生獨有稱焉。予謝不敏。明年奉旨調南。奉吾母太安人。再過江上。

某等爭持茗果奉吾母太安人。中前請且曰。子浮沉之踪。與蘇何異。吾鄉人惟子言是式。不減二太史。何謙為予。不得辭。乃周迴亭下。復振衣其巔。曰。吾今而後知西江人文之盛也。夫亭下惟一市。不過二三百烟。其人魚蝦為生。俊者卒能誦詩書。取青紫。即婦女以節老者。數人何都也。匡廬北峙。磯峰東矗。西山復橫。亘而諸水汪洋。溇瀟拍天。浴日風氣。閔與人文滂渤。有由然矣。乃從諸長老問興廢。狀中有屨眉熟掌。故者曰。昔孝皇端宸。以聰維時。元老如謝如李如劉。皆一時鴻鉅。以故宇

內寧謚雀狩不驚正德間宸濠構兵市鎮推殘賴新建力起而清之然當時烈焰蔽空血腥江渚湖水幾赤矣肅皇中興底定垂四十年庚辛之季徇徭稱兵與縣官角甌及一藩巨洋、飽所欲去市民多亡匿此湖幾為盜藪天挺我皇仁孝肅成庶幾復見弘嘉之盛乃連年大祲赤地數千餘里村市殺死無筭湖有扁舟載子女望門投鬻者矣言畢相繼以泣予目諸長老且語之云孟氏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而不能不亂者循環之數挽亂而歸之治者存乎人計所譚曾不百餘年

而一亂于逆再殘于賊三困于飢疫茲亭巍々再飾長江依然賈舶官繼絡繹不絕孰非人為之哉予夜宿沙瀨聞榜人歌五方之音不同要以熙皞恬愉仰戴聖化者則一予故樂為之記俾觀風茲土者察其安危理亂之机未雨而徹桑無使奸宄潛萌撓我父老子弟以翊贊聖化于無疆此亭巍然與靈光並我江右尚亦有厚幸哉

彭澤濊舟記鄒元標

予癸巳五月端陽前一日至彭澤母太安人舟泊大江

相去十餘里予舟泊邑城取夫會郡丞署篆他之邑簿尉相次謁予心惧毋舟壅泊欲亟得夫辭簿尉不見渠不無少望去其夫見而星散走入山自郊至午予計無復之乃持尺牘呼尉至而屬詞詰之酒史夫集舟行予家童喜謂不厲詞則不惧不惧則夫不集而舟不行予退而深自慚悔呼尉至以好語慰勞之遺祥刑要覽一冊然予悔不能已先正云維桑與梓况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尉而遂忘恭敬心乎予學素以理性為主茲詞暴氣厲恐不可令知者見也且不過謂尉可欺

耳萬一尉有如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予遂為世戮人怒可輕視哉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殊不忍以一事而戾中和記之以昭吾過不然與家重有喜心者何後先焉

龍江沈先生泰交始末記 高攀龍

今上在東朝時先生以贊善侍講讀壬申四月十日講讀畢上出檀房二命先生與編修張帙各書詩自張書唐人早朝詩先生書魏下蘭太子頌既呈有旨命解說大義先生倉卒敷陳大發頌中親賢遠奸窮經致用之

要上改容拱聽命書講章以進明年登極後先生每在講筵上見先生舉止與他講官不同退輒與侍璫言某事某事沈講官講的是先生輪對日亦輒與侍璫言沈講官講的好先生以外艱歸又接內艱上時問沈講官何久不見內侍以居艱告久之又問內侍云服未闋上曰令先補沈講官、待其服闋即來先生服闋于講筵見上、甚喜曰沈講官還是舊日模樣江陵秉政久以先生志誠無他齟齬及江陵病舉朝官為禱祀先生獨不與會江陵故先生得不被禍及先生晉宗伯有縣產

麒麟旋斃上聞欲觀之政府曰此禮部事欲先生行文至彼省先生曰此端不可開果爾天下言祥瑞者紛、矣執奏不可上曰此小事沈尚書看得大了還要取看先生仍執奏云麒麟已斃腐穢不祥之物臣不敢進至尊上乃止先生掌禮每事與吳縣相杓鑿相左吳縣又忌先生得上眷急欲去之乘先生請告遂票旨放歸上見即曰沈尚書是好官何處得這人來替他溫旨苗用吳縣益忌給事陳與郊承其意疏詆先生先生求去益力上曰沈尚書不曉我意苦、要去時有老官人名銀

杏者聞上言令其任一小內監密告先生先生正色曰此宮禁語若奈何輕洩內監恚而去司禮張誠亦知之令先生同鄉廖太監以告先生先生曰此等語張公不宜語若、不宜語我廖監恚曰佳信報公、乃為此語耶先生曰翰林官入內閣乃其本分事須要以正進譬如人家女子其嫁夫乃本分事忽有人語之曰某人悅汝要聘汝其女子喜而延接之者必淫女子也即嘿而不言者其心喜之矣必罵而斥之者為正何以異于是廖去先生又對中書高務寔述之曰昨以此語廖、

必不語司禮幸為我直致之張誠聞之恚甚而先生亦竟歸後推閣臣吏部首列先生名上見即欣然首黜四明無能過也然四明為吳縣太倉的傳衣鉢素忌先生又素知上眷先生大懼即貽書淮中丞李修吾曰歸德公來必奪吾位將何以備之此明知先生難進易退欲中丞傳此語于先生先生必赧赧不前也中丞乃力言先生忠寔無他腸勸其同心輔政于是四明大憾中丞先生與山陰同召而山陰乃四明腹心隨事媒孽先生先生初入閣即以沿途所見鑛稅之害為上陳之越教

日山陰語先生曰鑷稅吾兩人宜再上先生曰告君有體有幾數日而兩疏無非體非幾乎山陰曰散邑人口語不好便以伴食相加先生不上某當上先生不得已乃復上疏上頗不悅曰我正向他、却不向我四明山陰聞之大喜中計久之先生乃謂四明山陰曰鑷稅疏此時宜上矣四明曰雖上恐亦不看先生曰第具疏進當以時一日大雨如注先生謂兩臣曰今日乃是上疏之時兩臣曰何謂先生曰今日大雨吾輩宜素服躬到文華殿上之上必動心兩臣不得已同先生往內臣驚

問故先生曰有要事第對上言三閣臣皆素服冒雨在文華殿進疏上見疏果曰必有急事啟閱知為鑷稅亦頗領之不忍也長至日四明被論注籍先生與山陰詣宮門外叩首上賜飯小閣中命陳矩陪席先生見小內史往來窺聽無何又見持紙筆窺記者知是上意心念曰此時語勝奏多矣乃謂陳矩曰某一路未見鑷稅害百姓所不忍見再三疏請皇上未見允行陳矩感額曰誠然先生曰若說害百姓還是第二義矩曰百姓受害何謂第二義先生曰皇上受虧多矣矩曰何謂也先生

曰如今人家要也風水興旺今國家把名山大川都鑿破靈氣發洩盡了將來聖躬豈不受虧矩曰此利害真不小時山陰一語不發飯畢各謝恩而出陳矩復命上曰兩閣老何有語陳矩備述先生言上曰這話說得是關係我身上的你去與沈先生說有甚培補法子替我補一補先生曰名山大川靈氣發洩如何補得但急停了鑛安靜久了靈氣自復便是培補的法子矩以復上燕頭四明聞之恐先生獨泐其功急令李九我代草一疏上之上怒又止久之始有傳鑛分稅之旨上有乳母

號翼聖夫人者其夫都督同知非世襲官且侄不祔姑亦無姪襲之理票旨兵部查例兵部覆無此例上謂夫入日這個人情他每內閣不肯我也難做遂止又有真人張國祥自言皇孫誕生有祝禱功乞三代誥命且乞世襲詹事府主簿上亦傳旨內閣准他先生具揭言皇孫誕生自是宗祖與皇上深仁厚澤結于天心故天降休美一道流何功之有皇上若念其祝禱微勤止可金帛酬賞國家名器豈可濫與上曰也罷止賞二十兩幾表裏雲南稅監楊榮為諸武弁所殺上震怒立命緹騎

逮諸武臣先生即具指首言祖宗取雲南艱難及其地
方反側難定次開楊榮罪惡諸款次言榮今被殺雖非
國家法紀亦見聖德入人之深其地不忍謀叛但殺首
惡以一兩人正法即定矣若不速下處分漫遣官逮是
速其反也上見指怒解即罷遣逮沈四明以妖書謀危
先生者百方幸上見素定屹不為動先生在閣以一木
屏書天啓聖聰撥亂反治一望謹天戒二望恤民窮三
望開言路四望發章奏五望補部院大僚六望補中外
庶官七望起用廢棄八望照例考選九望釋放冤獄十

望撤回稅監每晨列屏焚香祝天四明即買內監諸先
生取先生屏覽之曰這衙門做咒詛者白牌書寫咒詛上一日忽遣人取寫的不是他口裏咒的已又

令諸先生穿大紅蟒衣潛往邊上看牆上令陳矩訪問
矩明其誣而止嗟乎皇上天聰天明使無申王沈朱亂
之早用先生當何如哉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八

餘姚 黃宗義 編輯

記二十二

紀事

吳猪記 張仲華

張子虞侯將之雲陽之邑見御史大夫見繡衣直指聲
華亭項侯之善政為百萬黎借寇君道經吳之許墅艤
筏關西有孺子行遊河梁歌而過張子曰故其之子有
豕若牛欲報之德瘞衾與裊張子訝問故孺子不能對

有丈人偃倮而告張子曰是河以南有王姓者業市廛
嘗畜猪于家一日走出町疃御金一鎰歸投主人主人
盛驚喜又嚙主人衣引至其處喙掘地得金若干緡主
人因是顯富致土木潤厥屋而高廣其礎至于今操竒
贏經營子母家殷；肥深德猪也欲渥馭之盛以夏廡
茹以鑿梁藉以細薪疾病則宰卷婁而禱務延其天年
殆一紀有餘于此矣肢體曼胡重十數百鈞主人早以
治棺柳觀其都人士稔知顛末爰作下里飲豎子習歌
之已而擊鞞之音何足煩大雅之聽張子耳其言滋怪

甚請以目睹時偕張子而來者有友五人焉郁子成叔
陸子君從陶子伯昌王子仁仲董子仲明連袂前趨訪
所稱畜猪者家巡河之南北折而巷果有王姓者踵其
門則主人念觀猪者日駢闐而不勝應也乃屋猪中門
之外聽人縱觀弗逐御交口未從知主人名張子親睹
猪之異也已不任頰仰特以側卧命侍兒策起之則劃
然長鳴矍然怒步兩牙夾唇四股垂地高擬于黃犢而
肉倍之訊所由于隣父與丈人言若合符券張子因感
愴太息曰猪于六畜最蠢而此事寔最異且一事也具

二美焉夫猪所食糟餒耳乃知竭心報主忠也得財不私廉也世人享萬鍾割茅土猶不嚼勵清白人弗猪若哉王德猪之財秦老其齒兼恤其後世有荆棘甫平誅夷輒追兔死狗烹者于王何如畜良于組圭市井賢于輦轟是不可鏡哉嗟：吾尚有以教猪而規王也猪以身事人當作鼎中商耳今且食人食墓人墓何其幸耶異時毋襲烏將軍故事一遇郭相國恐脫落于鹿腊也財視其所守是故管寧鋤地捐金豔稱宇內即吳之先賢被裘公甘負薪苦作不拾路遺于季子見之矣游豎

去延陵咫尺王不聞古人風乎乃晏然寶此變黷非必天倪如介何諸子抵掌曰張子不言：必可諷張子歸姑蘇見百穀王子張子以諸子之言告王子王子曰疑有靈人有義虞侯之言有脊盡命墨卿用補稗官張子唯：返于蓬艦之間扣舷作異猪記也事微而寓洪張子進言曰君侯之政成矣民安之士頌之矣今而後惟無倦乎臣願君侯之牧黎也嘗似賢人之牧豕也惟恐其傷之也不餓不寒不夭札養生送死不憾也將使蝗出鏡虎渡河鳳集屋記在太史一豕之異何足以存竹

他皆華事係微是記覽之曰曰其書三種當書十九卷談記

帛

宗韓范二公經畧西事始末 沈懋孝

宋仁宗康定元年夏人元昊寇延州詔以夏竦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以韓琦范仲淹副之初唐末夏州人拓拔思恭以討王果功賜姓李遂領銀夏綏靖宥五州地有世恩于西土至宋太宗興國間其孫李繼遷入款賜名趙保吉又叛我襲據靈州繼遷生德明德明生元昊元昊黠雄多智習蕃漢文字頗識戰法數諫其父意不肯臣宋至是上表還所賜符節而盛兵寇延州當此

之時元昊已併角斯羅青唐諸城蘭州諸羌悉有夏銀綏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諸州地二萬餘里阻河依賀蘭山為城搃雄兵五十餘萬以向環慶鄜延興慶諸州又與遠人申婚姻約契丹為應援結好河東諸寇期先攻鄜延而延州者固夏人出入之衝也地濶砦疎土兵寡弱范雍懦怯少謀于是元昊詐款襲抵延州城下遂破李上彬劉平石元孫三帥之師檄聞上為之旰食者累日會大雪自引去延州得不破時夏竦先共范雍分鎮涇源陳固守之議自韓琦自蜀還論西事甚悉

宰臣吳夷簡又荐知走州范仲淹可屬任遂進琦樞密直學士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並兼經畧以副竦而仲淹以延州諸砦多失守遂自請延州先是詔分邊兵部署寇至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所以敗也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教練量敵衆寡出戰其塞門諸堡俱久廢用种世衡策城青簡以據賊衝又大興營田聽民互市奏以華同河中租稅徙兵就食以省運輸之苦遠近悅服夏人相戒毋以延州為意仲淹又上言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萬一吳賊乘虛阻隔兩州貢賦

朝廷不得高枕宜嚴戒邊鎖為持重計寔關中兵使不得深入寇至清野進無所掠三二年後彼將自因此萬全之策會元昊寇鎮戎敗劉繼宗兵而張方建平搗巢之策上以寇日猖獗遣學士趙宗慈遣諸路兵進時慶歷元年正月也于是琦畫攻守二策馳入奏上欲用攻策執政謂深入非萬全計仲淹上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勢難深入不若按兵觀釁許臣稍以恩信招撫諸羌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屯兵營田為持久計諸苗鄰延二路以脩招納上亦許之仍詔仲淹與琦同謀出

師琦乞督令五路進兵以襲夏人又遣伊洙就仲淹議頗不合琦上言仲淹意在招納以牽制為名臣謂吳賊入寇不過四五萬今諸路重兵二十餘萬若鼓行併出乘其驕惰破之可必今中外待賊太過只守界壕臣恐士氣日索經費日遺賊乘此有吞噬陝右之心上復詔進兵而仲淹固事以為不可又上言琦與臣皆同心協力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萬一失悞少笑則平定之期轉延歲月况橫山蕃部寇多控扼兵少則輕進多則難久未見其利元昊遣使約款于仲淹仲淹復書令去帝

號遂不進兵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乃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賊果犯渭州逼懷城琦檄鎮兵萬人命任福將之今趙德勝若出賊後要其歸路且戒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時元昊傾國入寇步騎十餘萬而福謀傳賊少頗易之遂陷賊伏中敗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于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止奪一官而已元昊因敗福軍答仲淹書頗不遜仲淹對使焚之大臣宋庠等謂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請法仲淹上不許及夏人攻破豐州絕麟州餉道于是夏竦罷乃分陝為四

路以韓琦領春鳳仲淹領環慶王沿領涇原龐籍領廊
延時夏國旱傷稼復遣人詣仲淹約款仲淹復通書龐
籍曰此詐也宜謹備之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鎮戎涇
原副將葛懷敏率諸路兵禦之敗于定州元昊乘勝抵
渭州諸鎮莫敢出兵仲淹自將蕃漢兵由邠涇援之賊
復引去帝聞之喜曰吾固知仲淹壯也朝議聞賊大舉
或謂宜修以備衝爰或謂宜遣使契丹啖以金繒使政
元昊上咸不納采學士王堯臣言以琦仲淹忠義智勇
在兵間久頗倚以為重會上遣王懷德喻仲淹徙鎮涇

原仲淹因乞與琦同經畧涇原琦兼秦鳳臣兼環慶臣
與琦練兵選將共戍犄角漸復橫山以斷賊臂願詔龐
籍兼環慶文彥博領秦州滕宗諒領慶州以成首尾之
勢帝悉用其言使琦仲淹總四路之事開府涇州琦仲
淹名重一時威信洽于西人至是節制歸一號令嚴明
賊聞之亦頗落胆云然賊雖數勝飢饉瘡痍相仍力亦
不給慶歷三年遂上書請和上亦厭兵許其奉正朔稱
臣而不名羈縻弗治而已明年諫官歐陽修等荐仲淹
琦有相才召還政府八年元昊死我邊經畧方有次第

西鄙以寧初仲淹之鎮環慶也以諸羗陰為元昊鄉導請詔書犒賞閱其人馬為立條約有如賊說畧老幼不入堡砦者質其首領罰其畜馬羗人由是為中國用又城十二砦招流遺定堡障通斥堠羗漢之民由是相踵歸業而慶之西北馬鋪砦在賊地腹中仲淹度賊必先先遣子純佑以兵據之至其地版築皆具旬日

城成即大順城是也大順城成而白豹金湯由是寇不敢犯又城細腰葫蘆諸砦以斷賊路而明珠滅藏三族數萬人入附由是環鎮諸道通徹無虞既熟羗諸豪族

撫以恩信使之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由是西人省餽輓之勞大抵仲淹為將專務經理內地養成持重以為得尺則尺每行淺攻之法以此牽制夏人夏人不敢動而琦之在延安也以士氣阻傷久不知戰忼慨自效每欲先發制賊而時議多不協召豪傑與計停放禁軍不堪戰者一萬二千人增練士兵修完戰守器具以此諸將多有敢戰之氣城籠竿城據虜要衝以此蕭關鳴沙之道頗無梗塞嘗請于上欲以廊延渭三州各練士兵三萬使自成一軍耳目相通為一視賊所不脩互出

擣之屠其種落以招靈武橫山之人約以數年後提兵直擣元昊于興州如下視窟中兔耳會和約成琦召還故其策不盡用兩人在政府每議西事最不合後又請經制西事琦主陝西仲淹主河東未嘗不相得然兩人在威名已振西夏之人所以輸誠納款者徒以此兩人在也史臣曰是役也忠勇任事則韓公持重有體則范公此兩公者一代人傑名重于時賢能為之用舉事無遺策卒之夏人以寧名聞裔夷韓范並稱信不虛耳然當其始議何不相入之甚也宋至康歷間久治備弛卒難

決戰范公招徠諸夷據奪要害漸修我備牽制彼師真得勝策幸而大臣贊之招携固守之策仁廟亦復無奪與韓同規慎固封守夏人力詘投約請和不戰屈人功若泰山何其慎也向使任福一戰勝昊廟議未可知天意或者未奪昊魄悔禍送款不若是速未知牽制之策所設施者又何如也然任福之敗舉朝誰不以此咎韓公元昊復書狂悖宋叅政且欲置范公于理則此兩人亦岌岌殆矣嗟乎忠智之士安邊境立功名非仗主上之知烏能聲施後世乎宋以忠厚立國至仁宗益務寬

大以養斯民忠信以懷夷狄尊賢敬士拔天下名碩布
在朝列即威武不盡伸然德威遠矣故西事戢寧天寔
頌懷主德固愆無怠無荒所感格者豈獨二臣之力哉
吾乃知中國氣盛沴戾潛銷時乃天之道而論及計謀
雄武之間者其末也

朝鮮紀事沈懋孝

朝鮮者箕子所封國也以海上朝進一鮮錯故名戰代
來箕胤無可考漢初為燕人衛滿所據傳至右渠武帝
攻之始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公孫氏晉高

氏並據其地高本扶餘別種自更國號曰高麗取海東
出日之義云居平壤即樂浪地為唐所破東徙後唐時
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地乃東徙松岳以平壤為
西京及元至正中西京南屬置東寧路畫慈嶺為界國
初洪武二年其王顥者表賀高帝遣符璽郎契斯齋金
印誥文封顥為高麗國王使入謝上從容問王居國何
為也城郭修乎甲兵利乎宮室壯乎使者頓首上言東
海波臣朝夕恭敬禮佛而已于是璽書諭王佛法非可
以治國以王君臨一方出令無所其何震之有且北臨

敵南鄰倭敵創于此必將暫逸于彼倭狡而貪出沒無時窺王虛寔臣為王慮之設險蒐乘以固爾宇王其念之賜以經史諸書後中書省言高麗使者往來私為市非法請征其人不聽五年額請徙耽羅國所由蒙古人及征蘭秀山逋寇詔報曰耽羅爾附庸也蒙古亦人耳又何棄焉以朕命之之傳檄可致宜勿用兵七年諭中書省曰古諸侯事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九州外夷戎世見而已高麗去中國近知經史非他邦比其令三年一聘勿竭其情八年額死子禍嗣貢不如期却之仍

勅遼東守臣勿通十七年表請故王謚及嗣封不許十八年許之明年貢馬千匹布萬疋請易冠服不許二十一年相國李仁人廢禍立王昌歲中兩請入朝皆不許李成桂復廢昌立昌國院君瑤：嘗遣子奭來朝奭未歸而成桂廢瑤乃自立王氏自五代至今傳數百年絕其國評議司表言禍昌不當立瑤暴虐失人心國虛無王舍成桂莫適與者惟朝廷所命上曰彼夷耳吾又何誅成桂更名且徙居漢城已請更國號詔仍稱朝鮮云永樂元年子芳遠嗣賜冕服經籍六年世子禔來貢八

年獻馬萬匹助征北十三年表更立子禔賜五經諸書
四年禔進海東青制詔珍禽異獸非朕所貴其勿進所
進方物第效誠而已禔請遣子入學不許仍賜諸書俾
學于國中正統四年男凡察童倉逋居朝鮮界上別酋
李滿住以為言詔問禔亡何凡察歸禔表言凡察以窮
歸臣：遇之善凡察復言禔羈由其私屬請檄還詔兩
解之且慰藉禔曰國家以王為東藩如凡察直畜之耳
彼懷鳥獸心去由無恒王善自脩景泰元年賜禔世子
珣冕服禔卒珣嗣三年卒子私暉嗣禔而孱遜其叔琮

天順三年邊臣疏琮私與通累詔戒諭之成化三年時
朝廷方征琮遣中樞府知事康統率兵助王師捕斬李
滿住及其部落遣使來獻俘璽書褒嘉之明年琮卒子
昉嗣六年昉卒從子婁嗣復出兵助擊以捷聞遣中使
賚王金帛及其將士弘治八年婁卒子隆嗣隆病遜其
弟恠嘉靖二十三年恠卒子培嗣未踰年卒子峘嗣時
日本入寇舟漂至朝鮮及奸民往來海上私與倭市峘
輒捕以獻上亦厚賜以合其意隆慶元年峘卒從子昞
嗣李氏自成桂來事朝廷恭謹歲事朝貢外慶慰報謝

無常期行李踵接于道王嗣立則使者往封有大事則
須詔其國恩數非他夷之比也始成桂立高帝雖置不
聞然心惡其篡也傳者復以成桂為仁人子故祖訓謂
其父子先後弑王氏四王其後嗣當永樂正德嘉靖間
累素自白言恭愍之弑由嬖臣倫仁人誅倫立禍、既
立遣兵侵遼東先臣成桂惧干上國返其國于禍遂遜
位于子昌而恭愍妃先氏以禍昌皆非王氏不當立乃
黜昌立瑤、復不道國人請命高帝命立先臣瞻令瑤
別邸終其身先臣寔未嘗為弑而蒙此聲又世家出新

羅司空頌以為仁人子皆寃甚乞下史館昭雪今上初
乃得改正垂之典冊矣其地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
分八道統府州郡縣其設官畧倣中國以田制俸刑法
不苛俗柔謹崇釋忌殺茅居苧衣知文字喜讀書上下
威儀燦焉可觀其山川如九都神嵩北岳鴨綠為大產
金銀鉄水晶鹽細苧布白砥紙狼尾筆果下馬五尾雞
貂豹海豹皮八梢魚昆布榛松人參茯苓之屬其貢道
由鴨綠歷遼陽廣寧入山海關以達京師成化中苦女
直邀激取請改道職方郎劉大夏持不可議遂寢論曰唐

太宗以英武定天下高麗之後至勤萬乘抗前旌此亦東夷之雄也明興大駟邊氛威鎮東陲沐皇風被俎豆比于冠帶之國昔威之不来今柔之愈服雖招携有經倘亦先聖之遺化乎成桂逆取順守共戴天極引于今茲藩封不替足為效順者之勸而蒙休日久積弱形成高帝璽書嘗飭以脩倭戢武洞見萬里神聖所豫謨奕世下猶自炳如有國家者可忽乎哉乃者東征始末館閣諸彥業有詳述赫怒行誅過密揅阮主上之恩被于東藩天下莫不瞻仰若乃行間俎上前後得失之林他

日執管者能核之非草澤所敢具論云

浮提紀聞 沈懋孝

余聞之典客郎楊征甫蓋海外有浮提國云其人皆飛仙好行遊天下至其地能言土人之言服其服食其食極意與同其人之樂酒飲無數亦或寄其情陽臺別館欲還其國一呼吸頃可萬里忽然飄舉而已不得而倪也聞此者三十年所以蓄之胸懷無可質者頃接葉侍御言其昨按江右時有司呈具市上一群狂客自言能為黃白事極飲娛樂市物甚侈多取珠玉綺繒償之過

其直滿用金錢不甚惜及抵暮此一行人忽不見詰其
逆旅衣囊則無一有也而有司者甚怪之請得大搜索
葉使君不許第呼召至前果能為江右土語然不諱其
為浮提人亦不謂不能黃白事也手持一石似水晶可
七寸許舉之案上上下下前後物：入鏡中寫極毛芥又
持一金鏤小函中有經卷烏楮綠字如般若語覽畢則
字飛願持此二者獻使君曰汝等必異人所獻吾不受
然可速出境無譁惑吾民不便各叩首懽喜以出明日
遂不復見此二事若符契余昔所聞信乎其有也征甫

又為余言浮提人曾言天上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
也地下有三垣中國一垣也海四面諸國二垣也諸國
之外茫：浮天之水終日海氣如霧舟車所不至為三
垣也天上三垣之外更有諸天地下三垣之外更有餘
土則梵天佛土空妙玄虛之境仙佛萬靈之所宅也而
浮提自言皆能至之皆能言之然若是者頗類荒誕不
可詰又無從證其有矣嗟乎天下殊竒靈妙何所不有
莊列之談特糝稗耳世且羣然怪吠焉况其尤異者耶
吾非紀異紀其有者耳人之所知者少不若所不知者

之多達者覽此倘可廣其意理焉

楊子雲軼事 沈懋孝

藝文志載劇秦美新論稱門下中郎大夫臣楊雄上言
兩按桓君山傳稱譚數從楊雄辨疑異今所著新論具
在然云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
遂卒此與史文不同漢書永始四年正月成帝幸甘泉
雄從還奏賦上之李善甘泉賦注增其文曰明日乃卒
豈非未證于新論乎子雲識古文奇事好深湛之思法
言太玄淵奧道古詳之賦體辭氣區別烏有所謂同功

異曲者耶谷子雲最稱筆札兩子雲同時谷稍後谷子
雲者永是也豈大家續書采擷未精誤谷為揚耶初雄
被荐待詔承明之庭：在未央宮霍光傳太后駕幸未
央宮承明殿則地必嚴重矣翼奉傳連前言殿曲臺漸
臺溫室承明當近前殿稍南解嘲云登金馬上玉堂按
後漢輿服志蓋黃門東有所鑄宛馬狀故曰金馬雄時
待詔承明故得由金馬入官者黃門之直上達玉堂翼
奉傳曰待詔官者之署雄之給事黃門亦謂此耳晉灼
以黃屋非人臣所宜居改為直石渠閣已遠矣石渠者

本南引滄水下流轉北為渠閣在石渠外祇後趨命地甚遼遠若其校書則石渠有蕭何圖籍在焉假使石渠有直廬之便乃舍之而校書天祿閣于情又似可疑矣天祿石渠二閣雖並在滄地北然滄池又北別為明光桂宮中間不言天祿必在明光桂宮之北矣然則確不寓黃門且不應直于石渠又烏得遠直天祿有投閣之事也漢自惠帝始居未央非若高帝以前居長樂今就未央言之耳永始四年王商秉政初不與丁傅同時課其生平確卒丙辰未嘗得事哀帝下至丁丑二十二年

唐中宗北虜二名一正一補

窺渝故致時人訛謗寥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與後人傳謗誣污乃至此余甚惜焉楊廷秀有言班固經術不如楊雄則誣之以阿莽嗟夫固豈特誣雄固書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張衡條上之衡所條者不可見然雄之書衡尊以為經則其不使雄受誣明矣嗟乎古之賢杰既不遇于當時又受讒于書史此達人所為恨者之者也聊與

本南引滄水下流轉北為渠閣在石渠外祇後趨命地甚遼遠若其校書則石渠有蕭何圖籍在焉假使石渠有直廬之便乃舍之而校書天祿閣于情又似可疑矣天祿石渠二閣雖並在滄地北然滄池又北別為明光桂宮中間不言天祿必在明光桂宮之北矣然則確不寓黃門且不應直于石渠又烏得遠直天祿有投閣之事也漢自惠帝始居未央非若高帝以前居長樂今就未央言之耳永始四年王商秉政初不與丁傅同時課其生平確卒丙辰未嘗得事哀帝下至丁丑二十二年

莽乃篡漢今云為莽大夫校書投閣此何人哉亦失論矣嵇康傳高士雄本與董仲舒同科康恥事二姓肯以莽大夫為高士乎劉知幾曰太玄深奧難以探蹟既絕窺渝故致時人訛謗寥寂楊子宅門無鄉相與後人傳謗誣污乃至此余甚惜焉楊廷秀有言班固經術不如楊雄則誣之以阿莽嗟夫固豈特誣雄固書所叙與與籍不合者張衡條上之衡所條者不可見然雄之書衡尊以為經則其不使雄受誣明矣嗟乎古之賢杰既不遇于當時又受譏于書史此達人所為恨者也聊與

博雅一評焉

書盜殺周皇親事 徐學謨

周皇親者名世臣故孝肅皇后家慶雲侯壽之裔孫也
以疏屬食皇親指揮俸居東城小巷晚年喪其妻有婢
荷花兒者與之同卧起家無餘指所親信蒼頭王奎輩
悉屏守戶外隆慶六年九月十一日晡時世臣攜荷花
燎而出視扃鍵忽盜數人斬闥入而世臣不及避與之
鬪以手格盜：一人仆地衆盜怒而共攻世臣一盜戳
其脇不死又一盜刺其胷洞內死荷花蛇伏而睨盜憚

併殺之不敢仰視盜發世臣篋得百五十金掠之去盜
既去而荷花始起檢視地下有遺金少許拾置之懷急
奔王奎所告變方是時莊皇帝梓宮將行京師戒嚴兵
部檄指揮張國維邏而盜猝發于皇親家國維恐得罪
乃馳詣世臣家索盜無所得盜則轉馳王奎所見荷花
向王奎手懷金而啼而屠人盧錦者適坐王奎家責肉
價而邏者至因走匿床下張國維使人按床下得盧錦
又知其為屠人也遂執荷花與王奎稔姦而籍屠人刃
謀殺其主人榜訊之俱誣服而周氏之宗老某亦聞盜

來見荷花等就縛漫罵之曰主人何負汝乃反耶當斬汝萬段矣張國維聞宗老言益沾沾自喜得真盜即撫詞上兵部轉奏之詔下刑部鞠擬荷花等既赴鞠始極口稱寃而問官就按之頗亡驗然心持兩端復請于署部事左侍郎翁公大立願移他署會讞翁已心忿荷花等所為而又業主先入恨不連磔之也願難問官之請不得已判他署約勘之已他署約勘仍猶豫不敢書獄翁趣之甚諸郎揣堂官意堅爭之無益尋奏當成荷花王奎盧錦俱棄市一市人盡稱快而諸盜亦雜稠人中

相與竊笑其事幸終無洩矣而流刦愈益無忌歲所流刦金銀珠寶玉帛之屬不可勝筭日鮮衣怒馬酣飲屠肆間其後三年盜有朱國臣者故宰夫也家蓄瞽妓兩人教之彈詞日沿街鬻唱博金錢夜歸則置酒奉國臣懽國臣被酒輒時管罵兩瞽伎兩瞽伎已不能堪乃謀洩其殺世臣及流刦富人諸陰事洩而邏者竟偵得之以密告兵部兵部即遣人收朱國臣與其夥劉伍劉汝成等七人于京師是聞傳荷花王奎等之寃其語頗聞之內廷而刑科諸給事中亦論責劾往時刑部失刑

之罪上意為之惻然兵部械朱國臣等赴刑部對簿朱國臣等無一言第頓首曰死晚矣逮細訊之朱國臣曰吾往以宰夫由世臣家治庖業知其藏金處又其家無備易乘也故引領諸盜刳其金初無意殺之比入門而世臣從燎下稍目厲國臣國臣度机露恐不免而諸盜遂攻世臣殺之以滅口戮其脇者劉伍也刳其胷者劉汝成也而劉伍明年生女脇下有肉痂類瘡口國臣以為周皇親復生索命矣奈何今日之敗誠非人力也為吾屬死者死矣吾屬不死何待就願斧鑕郎中以其語

具獄：成將奏之而部尚書嚴公頌謂兩侍郎曰盜已得情無絲髮疑矣今之得者往之失也失得相形傷體寔多獨不為故侍郎地耶乃詣政府議所以處問官者政府曰刑有故人有失入前殺荷花等第失耳非有故也坐本條足矣所不可逭者其始事者乎蓋指張國維也嚴尚書退而如指論奏乃內庭意以事關咸曉終不能釋然政府不得已擬旨削翁侍郎籍三郎中調外張國維謫戍竟從輕譴云而朱國臣等旋梟斬於市余按荷花等之死去朱國臣事敗僅兩年耳嘉靖間死囚非

觸犯乘輿者常數十年不決藉令荷花等遲二年不決
即無死矣是其死不死于寃而死于速也漢人稱刑書
為爰書爰者緩也取議獄緩死之義也或曰不留獄之
指謂何夫亦用之以明慎也不明不慎而不緩死死今
海內如荷花等之死豈少哉第非輦轂下則匿不以聞
耳而甚者或戕民之命以遂非文過此又無天道之極
者也因書盜殺周皇親事始末如左

